

从“上下通”释“德”之本义

李宪堂 吕 伟

摘要:“𡗗”字出现在甲骨文和西周初期以前的金文中,可隶定为省,其本义为“视道而直行”,引申为“省察”“巡视”;西周初年随着“天命有德”观念的出现,周人借形赋义,又为“𡗗”赋予了“在大地上省察天意并有所领会”的含义,等于创造了一个新字,可以隶定为“值”。省、直古音相近,故可相互通用。上古时期,上天是人间意义的最重要来源,很多核心观念与词汇都与交通天人的“上下通”有关,周人以“根据上天之意行事”为有“德”,而按照上天的意愿做事,怎么做是通过心来把握的,所以在“值”的基础上增加了“心”符成为“德”字,强调对上天之意的领会。

关键词:德;上下通;省;值

“德”是中国古代思想史尤其是先秦思想史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所以弄清楚“德”在造字之初的本义是什么,将为甲骨金文中“𡗗”的重新释读以及理解西周时期“德”观念的内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也为从根源上理解中国传统思想奠定一块基石。然而,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德’的原始意义究竟是什么,是一个迄今并不清楚而很值得研究的问题。”^①

关于“德”字出现的时间,学界一般认为在西周^②,其在周代金文中频繁出现,字形写法也有好几种,如:

							
德方鼎 (集成2661)	德鼎 (集成2405)	叔德簋 (集成3942)	班簋 (集成4341)	大孟鼎 (集成2837)	何尊 (集成6014)	伯戎簋 (集成4115)	辛鼎 (集成2660)
							
师望鼎 (集成2812)	师鬲鼎 (集成2830)	蔡姑簋 (集成4198)	翼仲解 (集成6511)	井人安钟 (集成111)	毛公鼎 (集成2841)	德克簋 (集成3986)	番生簋盖 (集成4326)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收稿日期:2023-05-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项目(20VJXG006)

作者简介:李宪堂,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研究;吕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先秦史研究。

①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75页。

② 关于“德”字出现以及“德”观念的出现时间,学界一般有三种说法:原始社会说,代表学者有李玄伯、斯维至、李泽厚等;殷商时期说,代表学者有张岱年、刘泽华、游唤民、晁福林等;西周首创说,持此观点的学者有郭沫若、顾颉刚、侯外庐、张光直等。笔者赞同西周首创说。

我们可以看出除了德方鼎、德鼎、叔德簋、辛鼎这四个器物的铭文中的“德”字没有心符外,其余均有心符,可见带心符的德才是西周最常见的字形,不带心字符的除辛鼎铭文外都出自周代早期。“德”由彳、𠂔、心三部分组成,或者可以将其分为𠂔与心两部分。甲骨文中的“𠂔”字形与“德”字去心符的部分相同,有学者认为它就是“德”字的初形,这种观点不能说全无根据,却将对“德”字语意本源的理解带向歧途。笔者认为二者从字形上看虽是同一个字,其所承载的含义在西周初年却发生了转换,严格说来是两个不同的字。为示区别,笔者认为西周初的“𠂔”可以隶定为值或“德”,而甲骨文时代的“𠂔”可隶定为徂。

一、甲骨、金文中“𠂔”的训释旧说

“𠂔”在甲骨卜辞中常见的写法有𠂔(《甲骨文合集》7268)、𠂔(《甲骨文合集》559正)、𠂔(《甲骨文合集》20547),前两种可看作是最后一个的省文。历来学者对其训释的分歧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释为“德”。孙诒让是最早释读此字的学者,他认为“𠂔字右从彳,左亦从𠂔,当即德之省文”^①。罗振玉从之,认为此字从彳从𠂔(相),释为“德”,卜辞中借为“得失”之“得”字,意为“视而有所得也”。^②持此观点的还有唐兰、孙海波、何新、李德龙、倪德卫等。^③

第二种观点释为“值”。商承祚认为:“𠂔又作𠂔字,从彳从𠂔……𠂔字,余释为直。……值,从彳者行而正之,义当为征伐之值之专用字”^④。王冠英以为此字当释为“值”字,“从彳从直,亦取其身行目视、且行且视之意,故可训为循行、巡行”^⑤。陈年福认为此字可隶定为“值”,卜辞的“‘值’之用义实有‘施’、‘涉’二释”。^⑥张玉金认为“甲骨文中的𠂔应释为‘值’,从彳、从直,直亦声,是一个会意兼形声字,它的本义是前行察视”^⑦。

第三种观点释为“徂”。饶宗颐认为“𠂔即徂,徂方语习见……徂有巡视义”^⑧。闻一多认为“𠂔从目从𠂔,𠂔象目光所注,烦其笔画则为𠂔,确系省视字。然卜辞凡言省似皆谓周行而省视之……故字又作𠂔,从𠂔,示行而视之之意。此字以今隶定之,当书作徂,若嫌今无此字,则如王氏径书作省,亦无可不可”^⑨。持此说的还有屈万里、赵诚、崔恒昇等。^⑩

第四种观点释为“循”。叶玉森首倡此说,谓:“各辞中之𠂔如释德似不可通,训得亦未安,当即循字……循巡古通。”^⑪李孝定从此说。^⑫于省吾认为此字当释为“循”,读作“巡”。^⑬史景成认为

① (清)孙诒让撰,程邦雄、戴家祥点校:《契文举例 名原》,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20页。

②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250页。

③ 参见李孝定编述:《甲骨文字集释》(第二),“中研院”史语所,1970年,第567页;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三册,第2252页;何新:《辨“德”》,《人文杂志》1983年第4期,第97—98页;李德龙:《从〈尚书·盘庚〉看殷代的“德”观念》,《史学集刊》2013年第3期,第117—122页;[美]倪德卫:《儒家之道:中国哲学之探讨》,周炽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29页。

④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三册,第2251页。

⑤ 王冠英:《析“德”》,《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总第15—16期,第20页。

⑥ 陈年福:《释“值”》,《甲骨文词义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20—322页。

⑦ 参考张玉金:《释殷墟甲骨文中的“𠂔”字》,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河南大学甲骨与汉字文明研究所编:《古文字研究》第三十二辑,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90—102页。

⑧ 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第173页。

⑨ 闻一多:《古典新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39页。

⑩ 李孝定编述:《甲骨文字集释》(第二),第567页;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三册,第2253页;崔恒昇:《简明甲骨文字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67页。

⑪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三册,第2251页。

⑫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三册,第2252页。

⑬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三册,第2256页。

“循”字在卜辞中作“𠄎”或“𠄎”，且“循与巡古通，故循有巡视或巡察之义”^①。此外张秉权、陈炜湛、孟世凯等亦持此种观点。^②

此外，还有释为“省”者，如王襄认为“𠄎，古省字，从彳，反文𠄎，即眚，从生省，从目……疑省眚古本一字”^③。鲁实先释为“直”，曰：“𠄎若𠄎当隶定为值若直，即直之初文。”^④刘恒释为“陟”，其认为甲骨卜辞中“德”字，皆从彳从直，尚未加“心”字，是德字的前身，从上古音通假来说，可读为“陟”。^⑤

以上诸家之说存在分歧的关键点就是对“𠄎”的释读差异，主要有“省”“直”“相”三种观点，且都与对“𠄎”字的释读纠缠在一起。如孙诒让认为其为金文𠄎、𠄎字，“皆当为省字”^⑥；闻一多认为“‘𠄎’从目从𠄎，象目光所注，烦其笔画则为‘𠄎’，确系省视字”^⑦；赵诚认为“𠄎为𠄎字之简写，有用眼睛看的意思”^⑧。所以，若想释读“𠄎”，必须先理清清楚其与“𠄎”之间的关系。

二、“𠄎”与“𠄎”二者的关系及释读

“𠄎”在甲骨文中𠄎(《甲骨文合集》5112正)、𠄎(《甲骨文合集》5708正)等字形。唐兰先生在研究通转规律时曾指出“𠄎形和𠄎通”^⑨，且“𠄎”是木的甲骨文字形，其字形便可以理解为抬眼向上看树木或木杆。笔者认为，此“𠄎”形即古人“立杆测影”的天杆的摹形，其造字本义就是用眼睛观察树立的天杆，测度太阳运动轨迹，领会其所表达的阴阳消息。

对于“𠄎”的隶定，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省”字。许慎《说文解字》云：“省，视也。从眉省，从中。𠄎，古文从少，从囧。”^⑩段玉裁注：“省者，察也。”^⑪《诗·常武》云：“赫赫明明，王命卿士……率彼淮浦，省此徐土。”郑玄《笺》释“省此徐土”云：“省视徐国之土地。”^⑫又《礼记·礼器》曰：“礼不可不省也。”孔氏曰：“省，察也。”^⑬《尚书·皋陶谟下》云“屡省乃成”，孙星衍注疏：“省，察也。”^⑭由此可见，“省”字作为视察之义在文献中是普遍性的，其在甲骨文的意义与此基本一致，如：

己亥卜，贞：王省，往来无灾？(《甲骨文合集》36361)

贞：翌癸丑，王勿往省从东。(《甲骨文合集》5112正)

王往出省。贞：王勿出省。(《甲骨文合集》5121)

□□卜，韦贞：王往省从西，告于大甲。(《甲骨文合集》1434)

丙寅卜，𠄎贞：王往省牛于敦。贞王勿往省牛。三月。(《甲骨文合集》11170正)

戊辰卜，己巳步省？(《小屯南地甲骨》412)

如闻一多先生所言，“卜辞凡言省似皆谓周行而省视之(观诸辞言‘往省’、‘出省’之多可知)”^⑮。

①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三册，第2256页。

②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三册，第2253、2254页；孟世凯：《甲骨学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0页。

③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三册，第2251页。

④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三册，第2252页。

⑤ 刘恒：《殷代“德方”说》，《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93、98页。

⑥ (清)孙诒让撰，程邦雄、戴家祥点校：《契文举例 名原》，第298页。

⑦ 闻一多：《古典新义》，第339页。

⑧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三册，第2254页。

⑨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40页。

⑩ (汉)许慎撰，(宋)徐铉等校：《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63页。

⑪ (清)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37页。

⑫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第十八，(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241—1242页。

⑬ (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44页。

⑭ (清)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34页。

⑮ 闻一多：《古典新义》，第339页。

此外,还有“步省”“省田”^①“省牛”^②等中的“省”字亦可作省视、察视解。金文中亦多有类似论据:

《臣卿鼎》:《臣卿簋》:公违省自东,在新邑。(《殷周金文集成》2595、3948)

《小臣觶尊》:丁巳,王省夔且(祖)。(《三代》11·34·1)

《宗周钟》:王肇□省文武勤疆土。(《殷周金文集成》260)

《中方鼎》: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殷周金文集成》2752)

《大盂鼎》:雩我其通省先王受民受疆土。(《殷周金文集成》2837)

《小臣凌鼎》:正月,王在成周,王于迅楚麓,命小臣凌先省楚居。(《殷周金文集成》2775)

也有学者释其为“相”,如郭沫若认为“‘相’字作‘𠄎’,……盖象眉目之形”^③,陈邦怀认为“卜辞及金文相字作𠄎”^④。“相”字的甲骨金文字形还有𠄎(《甲骨文合集》18410)、𠄎(《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454)、𠄎(《殷周金文集成》4136)等,是由“𠄎”(木)和“𠄎”呈左右构形。对于“𠄎”,学界或释为臣或释为竖目,其实臣与目是甲骨文中的同形字,即一个字形代表两个音义全然不同的意义,二者都像眼睛的形状,一般来说横者为目,竖者为臣,但有些目也写作𠄎,与臣同形,如陈炜湛指出:“相字,所从之目既可以作𠄎,又可以作𠄎。《前》5·25·5片相字两见,作𠄎、𠄎,实作竖目状。《甲骨文编》卷六‘相’下五文(𠄎《乙》4211,𠄎《天》39,𠄎《京津》2670,𠄎《束藏》109,𠄎《佚》787)以为‘《说文》所无’。其实此五文以及《佚》999片之𠄎(‘甲辰妇𠄎示二屯,岳。’)亦均相字,其从𠄎与《前》5·25·5片之𠄎亦同,正是小篆𠄎之所本。”^⑤郭静云亦认为“甲骨文中,有神目形状的‘𠄎’即是‘目’字,用作名词时表达人或上帝的眼睛,用作动词时表达注视或盯梢的动作”^⑥。总的来说,在“相”字里目横写与竖写并无意义上的区别,都可以释为目。加之甲骨文构形左右不拘、上下皆可的变通性,“相”字亦可作“𠄎”“𠄎”等上下构形,《甲骨文编》中将𠄎(《殷虚文字乙编》4·57)、𠄎(《殷虚书契前编》7·37·1)归为“相”字^⑦,以及《古文字诂林》中“甲骨文相字从木从目作𠄎、𠄎”^⑧,笔者的观点与其不谋而合。又𠄎可以省为𠄎形,则相与省的甲骨文字形一致。

从形义上看,相字从目、木,会“以目观木”之义,引申为省视、巡察。其最早可追溯至帝乙、帝

① 关于“省田”,闻一多则说“省”即田猎,所谓“省田”即“猎于田中”(闻一多:《古典新义》,第342页)。徐中舒《甲骨文字典》曰:“省”为视察,“省田”即视察田猎(徐中舒:《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376页)。郭沫若认为“省当读弥,《礼记·明堂位》‘春秋省’,注云:省当读为弥,弥,秋田名也。”又《玉藻》“唯君有黼裘以誓省”,注亦云:“省当为弥,弥,秋田也。”(郭沫若:《殷契粹编》,《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三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601页)常耀华认为“省田”常与“狩”“擒”诸字对举,且所涉之地几乎全是田猎地,故卜辞“省田”即“观猎”(常耀华:《卜辞的“省田”与“观猎”》,《殷都学刊》2010年第4期,第1—8页)。叶玉森将“省田”解释为“乃省耕或观猎之谊”(叶玉森:《殷虚书契前编集释》,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第126页)。陈邦怀以“省田”为省耦(陈邦怀:《殷契拾遗》,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27年)。黄然伟认为“省田”即“省某地之田”,田为田猎区。参考黄然伟:《殷王田猎考》,《中国文字》第十四册,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字系,1964年,第1622页。陈炜湛认为卜辞之“省”义皆为省视、视察或者督查,所省之“田”是为农田,只有少数指田猎活动(陈炜湛:《甲骨文田猎刻辞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5—47页)。

② 对于“省牛”,黄旭认为“王省牛”,即前往巡省省视牛之放牧,亦巡视放牧之牧地,亦巡省为养牲畜之奴隶或相关人员。王“省牛”之区域具备特殊性,王“省牛”多限于敦、其次为多奠,可见作为商众多牧场之一的“敦”作为多重性质之区域,乃王亲自参加的象征性的刘草放牧的政治性典礼牧场区域之一,亦乃巡省礼的构成部分。参见黄旭:《说甲骨卜辞中的“省牛”“省”——以商国家结构为视角》,《殷都学刊》2019年第1期,第21—27页。

③ 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四卷,第33页。

④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579页。

⑤ 陈炜湛:《三鉴斋甲骨文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1页。

⑥ 详见郭静云、邱诗莹:《甲骨文中以饗饗眼睛为“目”“臣”的字形考》,宋镇豪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新十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280—291页。

⑦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甲骨文编》卷四·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9页。

⑧ 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第十一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277页。

辛时期卜辞:“相日今……允雨。”(《殷虚书契前编》5·25·5)《诗经·大雅·召旻》有“我相此邦,无不溃止”^①。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相:“省视也。从目从木。《易》曰:‘地可观者,莫可观于木。’”^②段玉裁注:“《释诂》、《毛传》皆云:‘相,视也’。此别之云省视,谓察视也。”^③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木”应该不是一般的树木,而是指测天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不止一个上古帝王以“相”为名,如夏朝有帝相、商人先公有相土。作为帝名用字,必定有一个神圣的来源,不可能只是平常之物。可以肯定,𣎵(相)字与“𣎵”(省)字写法相近,本义相同,都是观测天杆,测度季节的变化之义。古人建国定都,亦须立杆以“相”之,此即《周礼·天官冢宰》所谓:“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④《尚书·诏告》有“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⑤,这里的“相”便是通过立杆测定方向,找到“地中”之所在;《诗经·大雅·公刘》有“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⑥,亦有立杆定向之义。总之,省、相可以看作是一个字,正如王力所论:“在视的意义上,省与相同源。”^⑦

关于“𣎵”与“𣎵”二者之间的关系,闻一多认为:“今案𣎵从目从𣎵,𣎵像目光所注,烦其笔画则为𣎵。”^⑧赵诚亦说:“𣎵为𣎵字之简写。”^⑨简化的部分主要在目上面的“丨”部件。唐兰亦在“文字增繁”的情况中说道:“凡是垂直的长画,中间常加·,·又引为—,间或为∨。”^⑩即𣎵是𣎵经过增饰“∨”笔画所得。其实反过来也是成立的,也就是说𣎵可以省为𣎵。总之,“𣎵”可以理解为“𣎵”的省写,其目上一竖亦可理解为投向上天的目光,因天杆通天,自然把人的精神导向上天。甲骨文中有𣎵字(合6185),叶玉森释为省^⑪,其他家或隶定为视或为雷或为晋或存疑待定。^⑫对于此甲骨文构形,一般是将其分为𣎵和𣎵两部分,上部与雨字的甲骨文字形有相似之处。甲骨文雨字作𣎵(《甲骨文合集》21021)、𣎵(《甲骨文合集》24912)等形,许慎《说文解字》中释雨为“水从云下也。一象天,冂象云,水霤其间也”^⑬。于省吾则认为《说文》对雨字的解释不可取,𣎵应该是雨字常见形态,一象天,后来𣎵上部的𣎵应该是上面的三点与横画相连而成。^⑭而笔者认为冂不是云,而是天穹,“𣎵”字目上的一竖是与下方连在一起的,表示投向上天的目光,用以窥天意,那么“𣎵”亦可隶定为“省”字,表达的也是古人对“上下通”的诉求。

三、“𣎵”由“徃”“徃”而转义为“德”

𣎵可以分解为𣎵与𣎵两部分,甲骨文中“𣎵”亦写作“𣎵”“𣎵”,罗振玉曰:“𣎵象四达之衢,人之所行也,石鼓文或增人作𣎵,其义甚明……古从行之字,或省其右或左,作𣎵及𣎵……金文作𣎵(行父辛解),与甲骨文同。”^⑮可知“𣎵”为人所行走的可通四方的十字路口。“𣎵”是构成汉字“德”的重要部件,那么“行”与“𣎵”二者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呢?答案是肯定的。《说文解字》云:“行,人之步趋也。从𣎵从

①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十八,(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248页。

② (汉)许慎撰,(宋)徐铉等校:《说文解字》,第160页。

③ (清)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第134页下。

④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第一,(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373—1374页。

⑤ (清)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第601页。

⑥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十七,(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170页。

⑦ 王力:《同源字典》,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51页。

⑧ 闻一多:《古典新义》,第339页。

⑨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三册,第2254页。

⑩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第227页。

⑪ 叶玉森:《殷虚书契前编集释》卷一,第126页;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一册,第578页。

⑫ 参见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一册,第578—581页。

⑬ (汉)许慎撰,(宋)徐铉等校:《说文解字》,第576页。

⑭ 于省吾著:《甲骨文字释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18—119页。

⑮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第182页。

于。凡行之属皆从行。”^①罗振玉云:“古从行之字,或省其右作𠂔,或省其左作𠂕,许君误认为二字者,盖由字形传写失其初状使然矣。”^②可见𠂔与于只是“行”的省写。马叙伦亦云:“𠂔,道之隘而半于行,象半行之形……伦按行字金甲文作𠂔。𠂔象四达之道形。𠂔为行之省。本部字皆从行者义无歧别。金甲文从行者或从𠂔。如卫甲文或作𠂔,是其证。”^③可见在甲骨文中的构件中,“𠂔”“于”“行”经常是可以相互替换的。^④那么此处的“𠂔”就具有了“行”所表示的十字街口的内涵。

先民造字,近取诸身,其构型赋义源于对世界的体验与想象。鸿蒙之初,人们对天地空间的直观感受是“天圆地方”,大地被想象为方形,被赋予方向。^⑤“亚”字就是人们最早认知中大地的摹象^⑥,在甲骨金文中写作𡗗(《甲骨文合集》31983)、𡗘(《殷虚书契前编》7.39.2)、𡗙(《殷周金文集成》2322)、𡗚(《殷周金文集成》5925)等。亚字四面凸出,象征大地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四个缺角,则象征大地的东南、东北、西南和西北四个角方位。大地四方是先民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天下秩序的建构,通向四面八方的十字路口很自然地成为这种秩序的朴素的直观框架,则“𠂔”可以说是“𡗗”的简化,象征着先民所认知的大地四方,可以看作是作为“大地四方”指示符的“十”字的具象形态。^⑦这样一来,“十字路口”与“大地四方”的同源同构性,就使得由“视道而行”向“窥天而动”的转换顺理成章。

由上所述,“𠂔”的本义是“在十字路口视道而行”,引申为巡视、省察。西周初年“天命有德”的观念出现后,𠂔被赋予了“在大地中央省察天意”的含义,成为一个新的字,后来又加“心”字符,成为“德”字。因此我们认为,殷商时期的“𠂔”应该根据其本义隶定为“徯”,西周初年的“𠂔”应根据其构形(从𠂔、从目、从丨)隶定为“徯”。周人以“通假”的方式借形赋义,创造了一个新字。

周人之所以能借形赋义,是因为“省”和“直”是可以通转的。上古时代省属心母耕韵^⑧,直是定母职韵^⑨,其中“定”“心”两声母是可以通转的,属于舌齿通转。^⑩同时,“直”与“德”亦可通转,二者是同族(源)词。^⑪钱大昕指出:“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知、彻、澄三母以今音读之,与照、穿、床无别也,求之古音则与端、透、定无异……古读‘直’亦如‘特’。”^⑫在此基础上,赵天吏指出今“直”(澄母)“古音读同‘特’(定母),与‘得’(端母)声相近(仅有清浊之异,‘得’清声,‘特’浊声)……‘直’字的古音,只能读同‘特’,或读如‘得’,而不能读为现在音的zhì”^⑬。则“𠂔”(直)与“得”(端纽职部)音义同。得,《说文解字》释:“行有所得也。从𠂔导声。”^⑭其在甲骨文中形作𠂔(《甲骨文合集》4719),像路上有贝币以手拾之,其本义是得到财富,而“得到、获得”应是其引申义。笔者认为这里“直”应是借用了“得”的引申

① (汉)许慎撰,(宋)徐铉等校:《说文解字》,第88页。

② 罗振玉撰:《殷虚书契考释》,《殷虚书契考释三种》(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40页。

③ 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第二册,第470页。

④ 许进雄:《新编进阶甲骨文字典:甲骨文发现120周年纪念版》初版,新北市:字畝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215页。

⑤ 李宪堂:《“天下观”的逻辑起点与历史生成》,《学术月刊》2012年第10期,第127—128页。

⑥ 关于“亚”字符号的解释,至少有十几种说法,可参考叶正渤、陈荣军:《关于“亚”字符号的文化解析》,《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103页;且此文提出“亚”字是先民关于宇宙结构—空间方位概念的符号化的观点。

⑦ 李宪堂:《“天下观”的逻辑起点与历史生成》,《学术月刊》2012年第10期,第128页。

⑧ 唐作藩:《上古音手册》(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75页。

⑨ 唐作藩:《上古音手册》(增订本),第206页。

⑩ 黄焯:《古今声类通转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88页。

⑪ 参见李学勤主编:《字源》,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36页。

⑫ (清)钱大昕著,陈文和、孙显军校点:《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8—109页。

⑬ 赵天吏:《释“惠”》,《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第79—80页。

⑭ (汉)许慎撰,(宋)徐铉等校:《说文解字》,第86页。

义,用以指示“有得于上”之义。“直”字从目从丨^①,许慎《说文解字》:“丨,上下通也。”“丨”表示上下相通,《春秋繁露·王道通三》曰:“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②即上通“天”下通“地”中通“人”,人在天地之中并与天地通。可见周初“𠄎”(直,音 de)字本义为以眼睛窥视天意,意图有所收获。那么,“𠄎”一开始既指省察的动作(省,巡视、省视),也指省察的结果(直,省而有所得),后来音随义转,“省”“直”分途,“直”先加“彳”(居于大地中心通于上天)符强化其“窥天”之义,再加“心”符突出其“得之在我心”,于是由“直”而“德”。这就是王宁曾说的“汉字随着意义分化或者方音差异而产生变化,从而在书写上改用另形的现象”^③。不过想要更深层次地理解“德”之本义,我们还需要将其放在相应的时代背景与语境中仔细考量。

四、周人之“德”

对于周人来说“德”是一个新词汇,它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这要先从周人的天命观说起。作为殷王朝一个边远邦国,“小周邦”却能推翻“大邑商”建立政权,这在当时人们思想上引起极大震动。统治者上位后为避免重蹈覆辙,特别注重总结夏商两代经验教训,《诗》曰:“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④《尚书·召诰》亦有“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⑤。周人意识到,夏商两代也曾受天命,但最后都走向灭亡,可见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如果想要长久地拥有“天命”,必须找到“上天”抛弃夏商的根本原因,汲取教训。《尚书·召诰》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⑥周统治者通过总结得出:有“德”才能长久保有“天命”。夏商两代均是因“不敬厥德”而“早坠厥命”,上天能把天命授予周王是因为周王有“德”:“惟我周王,灵承于旅,克堪用德……我周王享天之命”(《周书·多方》);“惟乃王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用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周书·康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书·蔡仲之命》)。可以看出周人用“德”将自己的政权与“天命”连接起来,“‘德’取代血缘关系成为天人相通的媒介”^⑦。正如关键英所说:“周人所理解的‘德’……它与统治权力密切相关,决定权力的获得和稳定;它一端承接天命,一端关乎民生,用‘德’将‘天’、‘民’整合到统治权力转移的链条中。”^⑧

在周人眼里,“天”(帝)是至高无上的神灵,其意志是现世生活准则的最高依据,是人类道德的最终源泉,则“所谓‘有德’就是得到他的认可与赞许”。那么,上帝(天)最关心、最重视的是什么?是天下人的生死安危,因为他大公无私,对天下一视同仁,是天下全体之利益的监护者。这样,“政治权力的合法与否,便取决于它能不能‘保民’‘为民主’,即能不能行德政”^⑨,君主若承担了“保民”的职责,

① 关于“丨”,张国安认为“丨”为木表的象形,德字的取象与以表测日影有关(参见张国安:《先秦“德”义原始——兼论“乐教”成为“德教”之可能》,《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22—27页);刘小军、任俊华认为“丨”指起着沟通天人功能的中杆(参见刘小军、任俊华:《中华早期伦理文明的发展进程——从“德”字的形成与变迁谈起》,《理论学刊》2011年第4期,第97—98页);贾晋华认为直字构形为一只眼睛上连一中心垂直线“丨”,意为立直木以观测日影及其他天体(参见贾晋华:《道和德之宗教起源》,《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第2期,第87页);温少峰认为“丨”表示绳索(参见温少峰:《殷周奴隶主阶级“德”的观念》,中国哲学编辑部编辑:《中国哲学》第8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35—46页)。

② (汉)董仲舒著,(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29页。

③ 王宁:《音转原理浅谈》,戴淮清:《汉语音转学》附录,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第399页。

④ (汉)韩婴撰,许维通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8页。

⑤ 顾颉刚、刘起釭:《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441页。

⑥ 顾颉刚、刘起釭:《尚书校释译论》,第1441页。

⑦ 李宪堂:《大一统的迷境:中国传统天下观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5页。

⑧ 关键英:《先秦秦汉德治法治关系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1页。

⑨ 李宪堂:《大一统的迷境:中国传统天下观研究》,第44—45页。

就是贯彻了上天的意志,上天就会嘉奖于君主、扶佑君主,君主的行为就合乎天意,是个有“德”之人。

周人以“根据上天之意行事”为有“德”,“德”对于周人来说不仅是一个新观念,也是一个新词汇。周人一开始借用了同音的“𠄎”(值,dé)来表示“德”字,这就可以解释周初的德方鼎、德鼎、叔德簋为何无心符。有“德”意味着将上天的意愿作为评价行为的尺度与标准,而如何按照上天的意愿做事,最终是通过“心”来把握的,所以西周中后期的“德”字在“值”的基础上增加了心符,着重强调对上天之意的领会。如周人提出的“以德配天”“敬德”“明德”“恭德”等,都是通过自我反思、自我校准而不断地接近“天命”、领会“天命”的,只有时刻领会上天之意,适时调整治理政策,才可“祈天永命”。

总之,上古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与认识能力有限,人们对于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的发生,无法进行合理解释,就把它们都归为神迹,认为“天”上有神明操控。天主宰并支配着宇宙万物,神秘莫测,先民对其充满恐惧与敬畏之情。“天”作为至上的权威,是“人间秩序和意义之源泉”^①,因此人们通过各种手段试图测度与领会天意。这起初只是基于生存的需要,后来也成了统治者获得权力合法性、稳固其政权的必然要求,因而“上下通”成为上古社会意义建构的最重要的渠道和机制,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核心性观念和符号来源于此或与之相关,“德”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破解“德”字的本义,应从上古时代之意义生产的主要机制——“上下通”入手,结合其字形、字义、字音的演变来综合解读。笔者认为表示“省察”之义的甲骨文中的“𠄎”应隶定为“徯”。因为“省”和“直”可以通转,周人以“通假”的方式借形赋义,为“𠄎”赋予了“得天意”的新义项,相当于创造了一个新字。因此,为表示区别,在西周金文中表示“德”义时,应隶定为值(dé)。周代中期以后,随着“天命有德”观念的普及和深化,周人认识到如何保有“德”是通过“心”来领会的,所以在值字上增加了心符,强调对上天之意的领会与理解,更加突出了时人对“上下通”的诉求。

Interpreting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De” (德) from “Shang Xia Tong” (上下通)

Li Xiantang, Lv Wei

Abstract: The character “𠄎” appeared in the oracle bones script and bronze inscription before the early Western Zhou Dynasty, which can be called a defined character “徯”, its original meaning is “observing the path and walking the path”, which can be further explained as “critical inspection” and “inspection tou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cept of “the mandate of heaven empowered the virtuous with the right to rule” (天命有德), the people of the Zhou Dynasty gave “𠄎” the meaning of “observing Heaven’s will at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and realizing it”.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essentially a new character was created and defined as the character of “Zhi (值)”. “Xing (省)” and “Zhi (直)” have similar ancient pronunciations, so they can be used interchangeably. In ancient times, Heaven was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 meaning in the world. Many core concepts and vocabulary were related to the “Shang Xia Tong” (上下通), which reflecte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ity. The Zhou people believed that “acting according to the will of Heaven” was integral to having virtue, referred to as “De” (德), and how to do things according to the will of heaven was determined by one’s heart. Therefore, “the heart”, referred to as the “Xin (心)” component was added to “Zhi (值)” which formed the character “De” (德), which emphasized the understanding and meaning of following the will of Heaven.

Keywords: De (德); Shang Xia Tong (上下通); Xing (省); De(值)

【责任编辑:张栋豪】

① 李宪堂:《大一统的迷境:中国传统天下观研究》,第29页。